

6月中旬，編輯室與幾位關心雜誌的朋友以電郵作了多次交流，所論涉及雜誌的定位、編輯方向等方面，現摘登如下。可以看到，這是本刊辦了十年有之餘際，編者在新世紀之初的反省。我們深知，辦好刊物更重要的是需要更多人參與才能維持她的活力。因此我們期待讀者提供改進意見，供我們參考，使這個公共園地更趨充實。

——編者

探索前路，集思廣益

90年代中期以前，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都尚未明顯分化。90年代末，這兩種分化都已很清楚。《二十一世紀》要保持特色，就不能被讀者認定為某派的喉舌，也不能成為某一學派的同人刊物。本刊「公共性、開放性」的宗旨，使我們難以在這種思想格局中「左右逢源」。「左」、「右」兩派的優秀作者，更願意把自己能引起公共討論的稿子給他們認為是自己的刊物。而那些有共同學術志向和興趣的作者，因其可以辦同人刊物，也有了自己的園地。也就是說，90年代末期以來，思想分化和學術專業化，使我們更加要思考如何吸引第一流的作者。

這種分化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，我們很難找到恰當而又有公共性的話題。如許多關心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朋友指出的那樣，近幾年本刊存在日益專業化的傾向。就從欄目來看，雖然增加了「讀書」欄的分量，但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三邊互動

幾個較活潑、或易讀的欄目，如「批評與回應」、「三邊互動」和「隨筆·觀察」三個欄目近年來都不活躍。反省其原因，我想有兩個，一是我們不斷策劃專題討論，而每個專題往往有數位作者寫稿，這樣，編稿時每期都深感稿擠，也就往往犧牲了這三個欄目。造成稿擠的另一個原因是，按我們過去發表的文章為示範的各類專業論文，如中國農村選舉田野調查報告，吸引了大量同一題材的來稿。這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。其實這些論文更適合專業學報。這也許可以反映所謂「思想淡出」是90年代的特色吧。90年代中期以後，中國的學術水準提高得很快，湧現不少學術新秀，《二十一世紀》也發了他們的文章。目前在校的碩士和博士生做題目寫文章都比較講規範，但也往往是有學術想法而缺乏大的思想眼光。

2001.6.11

成為公共話題的塑造者

我個人興趣還算廣，所以對《二十一世紀》上的許多非我專業的題目，都有點興趣。不過有些文章讀來確實興味索然，原因主要在於寫法與切入的方式，而不在於題材、更不

在於深入與否。英語世界的一些highbrow刊物(如*Prospect*，*Boston Review*，*NYR*)裏的文章，寫作的時候清楚知道，對象一定是具有很高的一般知識興趣的讀者。文章開始，通常會設法帶這種讀者進入他的討論領域。他的論點有甚麼general implications或者ramifications，通常他會對讀者做點交代。我覺得，有時候讀完這樣一篇文章，即使未明所以，卻彷彿對這個領域(例如關於美國內戰晚近的討論、關於哥德的英文翻譯狀況、關於傑佛遜與黑人的關係、關於平等問題近十年在吵甚麼)，有了一點印象。

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，這類文章通常有明確的「針對性」，也就是針對具有文化界公共意義的某個人、某幾本最近出版的書、某個流行的文化、政治、社會趨勢發言。我猜想，貴刊的不少文章，例如4月號有關教育、有關國際政治的幾篇文章，在這方面如果加強，它們的「學報文章」氣息就可以減少很多了。

目前華人世界似乎還缺少這種公共話題，不過貴刊可以成為公共話題的塑造者。我建議參考*Boston Review*的“Forum”(網上就可以讀)。每期有一專題(也許一年前就規

劃妥當，約好文章了)，有一篇主文章，後附三五篇批評回應的短文。凡有專題，必以爭論／討論的形式出現，是否能引起矚目，甚至引發更廣泛的討論？這個策略，需要強有力的主編與編輯群進行規劃與約稿。

簡言之，寫法比題材重要。要改進寫法，可以加強爭議性(或謂互動性)，以資形成公共話題。

2001.6.13

及時發出時代的強音

要辦好一份思想文化雜誌，需要擁有高層次的作者群和讀者群。吸引優秀作者的是雜誌的品位以及社會影響。《二十一世紀》有品位已得到中文學術文化圈的公認，但僅僅是這樣還不夠，它應能影響到學術界或者輿論界的話語構成。過去，《二十一世紀》在這方面做出了非常可觀的成就，90年代許多最重要的思想論爭話題都是《二十一世紀》最先發起的，但最近似乎變得有些過於謹小慎微，在許多重大問題接連出現之際未能及時發出時代的強音。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，其功過如何評說，怎樣才能別開生面？台灣與大陸的互動關係能否導致體制創新，台灣人民對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有甚麼樣的企盼和訴求？中日關係以及最近海峽兩岸的局勢的思考。WTO、NMD、Echelon、防止地球溫室化的京都協議對中國究竟意味着甚麼？歐亞大陸的重新組合、EU與中華圈的相互關係等都是《二十一世紀》最有條件做，而尚未着手的工作。

的確，有好題目也不一定能做出好文章，這是我自己在寫作以及組稿中經常碰到的煩惱。我覺得《二十一世紀》不妨容許精選刊登海外著名思想家的最新珠璣之作的譯稿，以彌補漢語世界知識份子的不足。

2001.6.15

對雜誌的具體建議

我覺得《二十一世紀》的影響、地位和質量已經在全世界中文學者中得到了公認，大家還是以在《二十一世紀》上發表為榮。現在的問題是：一方面與作者所建立的私人溝通和聯繫太少，特別是許多剛剛冒出來的年輕作者尚沒有(或因為不了解)把自己的新作投稿給《二十一世紀》；另一方面，由於《二十一世紀》在大陸發行十分有限，許多在學術文化界已有影響的作者又擔心發表的文章看到的人不多。

我的建議是：一、《二十一世紀》的文章不通過《世紀中國》，及時地全部上網；二、多組一些科索沃、高行健這樣只有香港才能做的選題，比如中美關係問題，目前依然是大家關心的大熱點。作為公共刊物，而非專業性學術刊物，欄目也應該有一定的靈活性。

2001.6.12

在競爭中揚長避短

先說說我想到的幾點：一、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應馬上改進：更活躍些，與《二十一世紀》印刷版有區別，可以發長文的全文，並把已發的相

關論題的文章和相應的外文文獻配合(或連接)。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，可開小的論壇與讀者對話。這樣做的好處是，《二十一世紀》作者的文章可以更快地讓更多讀者讀到。

二、對於《二十一世紀》脫離國內熱門話題的問題，與其苦苦去跟，不如發揮雜誌的地利，也就是國際性，多找些國內需要的國際學界共同話題和新問題、理論和新書。也就是說，在競爭中揚長避短，但這並不是說放棄國內熱門話題，還是要從自己的角度來做有關的題目。

三、應加強和作者的聯繫溝通，包括以前作者中仍活躍於中外學術文化領域的人，要增加新面孔，特別是現在30歲左右的一批學術新人。

四、擴大並加強「讀書」欄。這是保持學術性、加大信息量和思想性的捷徑。參考著名的《紐約書評》，大多是發千字以內的短評；而《二十一世紀》的短書評也達3,000字左右，不妨發些更短的書評書介，每期可以多發一些。

五、加大「隨筆·觀察」的份量，多發一些國內外文化現象的評論短文，也可以包括回憶錄。能做這類文章的作者較多，應多跟他們聯絡。這類文章好讀，可以為刊物摻水份。

六、每期評論文章要發得少而精，不能因這一欄目膨脹而擠壓了其他欄目和文章。寧可少至一篇，不能讓一般性的數篇文章佔了版面。

2001.7.3